

元至正刻本《古乐府》考述

韩 宁

《古乐府》十卷,元左克明编。左克明,字德昭,自称豫章人,生卒年不详。其《古乐府序》题“至正丙戌良月豫章后学左克明”,虞集《新编古乐府序》称:“豫章左克明俨然冠裳,居铁柱延真万年宫,而修孝养于其亲,岁时无挂。其歿也,买田故乡,与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数年来,以儒家之学教卿大夫士庶之子弟,从之者众。间尝取中古以前书传之所存,汉魏以后文辞之所录,集为《古乐府》十卷,而略为之说。”该书比较全面地辑录了上古至陈隋时期的乐府诗,并追溯其源。该书成书于元至正六年,在其后的史书艺文志中未见著录,但于明清文人笔记诗话中多有提及,收入《四库全书》集部。

现今所见《古乐府》的版本有元至正刻本、明刻本、清抄本以及《四库全书》本。兹对元至正刻本的有关情况做一考述。

一、元至正刻本《古乐府》

元至正刻本《古乐府》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版本有明方震孺题款,清黄丕烈、季锡畴、乔松年跋。线装四册,黑口,左右双边,半叶9行,行21字。

首页书:“元兼善本 吴原博藏书/古乐府 左克明编/吴原博旧藏”。吴原博,即吴宽(1435-1504),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原博,人称匏庵先生。则此本曾为明吴宽藏书。

后为黄丕烈手书跋:

辛未季冬月七日,积雪盈庭,闭门谢客。有书友持此元刻左克明《乐府》来,索番饼四枚,余留之。取足本《读书敏求记》所载焦仲卿妻诗证之,语句都合。向得诸所闻,今得诸所见,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且“寡妇赴彷徨”依然,“赴”字未改为“起”,其为元刻无疑。至于装潢款式犹是述古旧藏,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爱奚似,岁晚获此,赏心乐事之一。越日十有四日复翁识。

据“辛未季冬月七日”句,可知此跋写于嘉庆十六年(1811)。黄丕烈叙述了得书经过及收藏作跋的缘由,并且依据《焦仲卿妻》诗考证此本为元刻本。

后为季锡畴手书跋，题为“道光丙午长至日太仓季锡畴跋”，此跋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有“是书为至正间原刊本，历经名人收藏，今为虞山黄川张子所得，有刊行之者，亦书林一快事也”句，是季锡畴亦确定此本为元刻本。

书末页有手书“竺坞藏书 庚申五月得此”字样，并有乔松年跋：

《诗纪匡谬》屡引此书，以纠汝言之失。又云：今苏郡翻刻左克明《乐府》“孔雀东南飞”于“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两句之中……此四句是顾况《弃妇诗》。今按此本无此十字，是可贵也。第误字尚多，须为校勘。鹤侪记，时咸丰辛酉。

乔松年（1815—1875），字健侯，号鹤侪。咸丰十年（1860）得之。咸丰十一年乔跋，虽然没有认定此本是元刻本，但是指出与《诗纪匡谬》所提“苏郡翻刻”本不同，“是可贵也”。“竺坞藏书”是文震孟藏书之所，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别号湛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文徵明的曾孙。其住宅在苏州艺圃，有两处藏书，一在竺坞，藏书达万馀卷，一在艺圃的石经堂，是其后期的藏书之所。

此书的卷一、卷二末有方震孺手书的题款，卷一末有：

天启元年中秋后十日，方震孺读迄并传钞全帙，此元刻之罕有之善本也。方震孺（1585—1645），字孩未。题款在天启元年（1621），称此书是“元刻之罕有之善本也”。

书中卷九“思亲操”诗辞第二行直至“文王操”诗题，共两叶，卷十“焦仲卿妻”诗辞第七行直至第四十二行，共三叶，为重抄补录。补录字体与方震孺题款相似，疑为方震孺所抄。另，黄丕烈跋中亦提到此补抄内容：“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

元刻本《古乐府》内容依次为：

1. 集古乐府序。题“至正六年嘉乐廿七日河东孟昉序”。
2. 古乐府原序。此为左克明自序，题“至正丙戌良月豫章后学左克明序”，至正丙戌年即至正六年（1346）。
3. 新编古乐府序。题“云雍虞集伯生序”，未言纪年。
4. 题“至正仓龙丙戌十月之望浚仪遗老赵德书于徐高士东湖杏村之书隐”之序。赵德不知何人，此序亦作于至正六年。
5. 目录。此目录为十卷诗歌的总目录。
6. 乐府凡例。
7. 乐府诗歌。

元刻本《古乐府》，用赵体镌刻，秀逸刚劲，甚是精美，但是此本中有较多湮漫难辨之处，是为遗憾。此本经过文学家作序，又经诸多收藏家辗转收藏，十分珍贵。

二、明清《古乐府》版本与元刻本的关系

明清的《古乐府》版本主要有明刻本、清抄本和现在较为通行的四库本。其中明刻本包括明正德四年孙玺刻本（现仅存八卷残卷）、明嘉靖二十三年萧一中刻本（简称萧刻本）、明嘉靖二十六年汪尚磨刻本、明王文元刻万历七年田艺蘅重修本（简称王刻田修本）、明万历二十九年郑舜宾刻本、明万历三十年何汝教刻本（简称何刻本）。现以明嘉靖二十三年萧一中刻本、明王文元刻万历七年田艺蘅重修本、明万历三十年何汝教刻本、四库本与元刻黄跋本的异同来看《古乐府》一书的版本流传情况：

《古乐府》不同版本诗文内容异同表

版本 位置	元刻本	萧刻本	王刻田修本	何刻本	四库本
目录	总目录,位于 十卷诗歌前	分卷目录,位 于每一卷开头	分卷目录,位 于每一卷开头	分卷目录,位 于每一卷开头	无目录
乐府凡例	有	无	无	无	无
同题诗	用“又”为题	用“又”为题	不列题	用“又”为题	不列题
卷一“孔子 歌”	后有诗题 “谤歌曰”	后无诗题“谤 歌曰”	后有诗题“谤 歌曰”	后无诗题“谤 歌曰”	后有诗题 “谤歌曰”
卷二“朱鹭”	题下有“汉 古辞”	题下无“汉古 辞”	题下无“汉古 辞”	题下有“汉古 辞”	题下有 “汉古辞”
卷二“艾如 张”	陈苏子卿诗 名为“拟题”	陈苏子卿诗名 为“艾如张 曲”	陈苏子卿诗名 为“拟题”	陈苏子卿诗名 为“艾如张 曲”	陈苏子卿 诗名为 “拟题”
卷二“君马 黄”	题下“汉古 辞”	题下“汉古 词”	题下“汉古 辞”	题下“汉古 词”	题下“汉 古辞”
卷二“芳树”	题下“汉古 辞”	题下“汉古 词”	题下“汉古 辞”	题下“汉古 词”	题下“汉 古辞”
卷二“仲春振 旅”	无解	无解	无解	无解	题下有 “古圣人 出行”
卷二“上邪”	题下解“汉 古辞云 ……”	题下解“汉古 辞云……”	题下解“汉古 辞云……”	题下解“邪一 作雅”	题下解 “邪一作 雅”
卷二“太和”	无解	无解	无解	无解	题下解 “晋书乐 志……”
卷二“钓竿 歌”	钓竿	钓竿歌	钓竿歌	钓竿歌	钓竿歌
卷三“出关”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唐魏徵

(续表)

版本 位置	元刻本	萧刻本	王刻田修本	何刻本	四库本
卷三“长安道”	梁简文帝	梁简文帝	无	梁简文帝	无
卷三“地驱乐歌”	无	诗后有注“今按……”	诗后有注“今按……”	诗后有注“今按……”	诗后有注“今按……”
卷三“杨柳枝歌”	无	题下解“旧本五解后……”	题下解“旧本五解后……”	题下解“旧本五解后……”	题下解“旧本五解后……”
卷三“杨柳枝歌”	共八解	共四解，附录四解	共四解，附录四解	共四解，附录四解	共四解，附录四解
卷四“王昭君”	无	无	无	无	题解末有“上书求归”等语
卷四“燕歌行”	魏文帝	无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卷四“燕歌行”	无解	无解	无解（诗后有“六解”二字）	无解	有解
卷五“陇西行”	梁简文帝	梁简文	梁简文帝	梁简文	梁简文帝
卷五“泛舟横大江”	梁简文帝	梁简文	梁简文帝	梁简文	梁简文帝
卷五“怨诗行”					缺江总、曹植诗
卷七“乌栖曲”	无	徐陵	徐陵	徐陵	徐陵
卷七“襄阳踏铜蹄”	梁武帝	无	梁武帝	无	梁武帝
卷七“江南弄”	题“江南弄七曲”	题“江南弄七曲”	题“江南弄七曲”	题“江南弄七曲”	无“江南弄七曲”题
卷九“将归操”	鲁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鲁孔子
卷九“龟山操”	鲁孔子	孔子	鲁孔子	孔子	鲁孔子
卷九“琴歌”	无“求凰操”题	无“求凰操”题	无“求凰操”题	无“求凰操”题	有

(续表)

版本 位置	元刻本	萧刻本	王刻田修本	何刻本	四库本
卷十“驾出北郭门行”	阮瑀	阮瑀 汉	阮瑀	魏阮瑀	阮瑀
卷十“西长安行”					后缺“齐讴行”“吴趋行”
卷十“大道曲”					后缺“采荷调”“永明乐”
卷十“焦仲卿妻”	无	无	无	多“贱妾留空房”等句	无
卷十“焦仲卿妻”	赴彷徨	赴彷徨	赴彷徨	起彷徨	起彷徨

由上表所列可见：

萧刻本对元刻本进行了修订，形式上，把元刻本中的总目录改为分卷目录，放在各卷之前。内容上，包括删改字词直接修正，如删去“孔子歌”里的“谤歌曰”一题；改苏子卿诗名“拟题”为“艾如张曲”；为“乌栖曲”加上作者徐陵；改“赴彷徨”为“起彷徨”等等。也包括在题下作注，说明修订情况的，如“地驱乐歌”诗后注曰：“今按此非地驱乐歌，不知左氏何以附此。”“杨柳枝歌”题下注曰：“旧本五解后又有三解，非也，乃别曲耳，凡四解，今附于后。”

总的来说，萧刻本的修订是对元刻本的完善，对疏漏错讹处的删改自不待言，即使是补充注释处亦是有据可依的，如对“地驱乐歌”和“杨柳枝歌”的注释即是以《乐府诗集》为据。但是增刻的注释因为没有标明乃修订所加，容易让读者误认为是左克明原注，如明梅鼎祚《古乐苑》在“折杨柳歌”的注解中即称：“左克明云，旧本五解后又有三解，非也，乃别曲耳。”当然，萧刻本某些地方的改动显臆断，有违左克明的本意，如卷一“孔子歌”，元刻本“孔子歌”下有两题，“谤歌曰”和“诵歌曰”，萧刻本删去了“谤歌曰”一题。此两首歌见于《孔丛子》：

文咨曰：“子产之谤，尝亦闻之。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初相鲁，鲁人颂曰：‘麋裘而茀，投之无戾；茀而麋裘，投之无邅。’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颂曰：‘袞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袞衣，惠我无私。’”^①在《孔丛子》的记载中，这两首歌作于不同的时间，元刻本区分两题是有道理的，表明这是“孔子歌”里面的两首歌，而萧刻本删去了“谤歌曰”，把“诵歌曰”和“孔子歌”两题并列，混乱了曲题的从属关系。

①《太平御览》卷六二四《治道部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99页。

从表中所列可见,王刻田修本在细微处与元刻本更为接近,如有诗题“谤歌曰”;陈苏子卿诗名亦是“拟题”;同元刻本一样用“汉古辞”而不是“汉古词”等等。田艺衡作《重刻古乐府叙》中称:“太府中庵徐公好雅复古,欲章风教于四方,爰访善本,属衡合郭茂倩所集,纶同绎异,而缉正之。”王刻田修本中有关补充注释的改动多与萧刻本一致,而且亦是以《乐府诗集》为据。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见《古乐府》版本称:“此本为明嘉靖时所刊,万历己卯徐中庵属田艺衡重修板者也。卷首题‘《古乐府》卷之一’,次行题‘元豫章左克明编次’,三行题‘大明新安王文元校刊’。”^①杨守敬所见正是此王刻田修本。通过与《四库》提要所叙版本相对比,杨守敬判定“则以此本当克明原书可矣”。这样的结论是缘于未见元刻本之故。

何刻本卷首题“元豫章左克明编次 明永兴何汝教校刊”,卷末书“钱塘郭志学写 萧山贺应安刊”。总体来看,何刻本与萧刻本内容大体一致,但亦有少量对萧刻本的臆改,如删改“上邪”的题下解;“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下增“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句。此二句乃明人刻书窜入,《四库全书总目》《古乐府》提要载:“又冯舒校《玉台新咏》,于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句下注曰:案:活本、杨本此句下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检郭、左二《乐府》并无之。”^②何刻本与元刻本相差更多,且多讹误。

四库本的问题更多,有缺文处,也有臆改之处。缺文处有三,应该是所据底本残缺或抄写遗漏所致。臆改处如在“仲春振旅”“太和”下添加题解,所加题解与《乐府诗集》的题解基本相同,可以断定是据《乐府诗集》所增。另有“王昭君”题解末句与其他版本皆不同:

单于死,子世为立,昭君谓之曰:“为胡者母焉,奈何更娶?”世为欲作胡礼,昭君乃吞药而死。(其他版本)

单于死,子世为立。昭君于是上书求归,元帝不许。会世为亦欲杀之,昭君愤甚乃吞药而死。(四库本)

按《汉书》记载:王昭君出塞嫁给呼韩邪,呼韩邪死后,“复嫁单于复妻王昭君”。梅鼎祚《古乐苑》“王明君”题解载:“韩子苍云:其事杂出,无所考正,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是乌孙公主,非昭君也。”^③对比四库本与其他版本,娶母情节换成了“上书求归,元帝不许。会世为亦欲杀之”之语。四库本未加考辨,将王昭君与乌孙公主事混为一谈。

从个别字词的异同来看,四库本与王刻田修本较为接近。但是据提要可知,此本(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收入四库后做过增删,一方面使其体例用语更为完善,另一方面随意的增改也使得讹误迭出。

①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0页。

③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三、元刻本《古乐府》与《乐府诗集》

《古乐府》晚出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后人对《古乐府》的评定往往基于二书的比较，如清冯班《钝吟杂录》评价二书曰：

郭茂倩《乐府诗集》为诗而作，删诸家乐志作序，甚明而无遗误，作歌行乐府者，不可不读。左克明《乐府》，只取堪作诗料者，可便童蒙学诗者读之。^①

冯班虽有褒郭贬左之意，但亦能看出：《乐府诗集》为了收诗而辑，是“作歌行乐府者”必看的书，其所辑为成熟的乐府诗，注重其流变；《古乐府》所集则是作诗的材料，更适合学诗的人来读，所选是原始的初级的乐府，重视其本源。《四库全书总目》载此书，称：

考宋郭茂倩先有《乐府诗集》，所录止于唐末，极为贖备。克明此集，似乎床上之床。然考李孝光刻《乐府诗集序》，称其书岁久将弗传。至元六年，济南彭叔仪始得本校刻，是郭书刊板之时，仅在克明成书前六年。其板又在济南，距江西颇远，则编此集时，当必未见郭书，非相蹈袭。且郭书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如薛道衡《昔昔盐》凡二十句，唐赵嘏每句赋诗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试，摘句命题，本无关于乐府，乃列之薛诗之后，未免不伦。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②

《提要》认为左克明并未蹈袭郭书，二书各有特点，郭书“务穷其流”，左书“务溯其源”。此评价是允当的。元刻本中季锡畴跋言：“宋郭茂倩有《乐府诗集》考核为详，左氏此书与郭氏互有出入，郭下及于唐，此专取陈隋以上。一考其流，一溯其源也。”但是《提要》以二书刊版之地相距较远作为“非相蹈袭”的原因，则难令人信服。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亦针对提要而言：“至《乐府诗集》刊本在克明成书之前，固未可以江西、济南相距颇远，遂谓克明不见郭书。”^③

左克明是否见到郭书，与其从刊刻地来考，不如直接来看元刻本《古乐府》的内容。应该说《古乐府》对《乐府诗集》的借鉴还是很明显的，《四库全书总目》在考述版本时称：

其题下夹注，则多摭《乐府诗集》之文，《紫玉歌》条下，并明标《乐府诗集》字。今考其《临高台》条下，引刘履《风雅翼》之说，尚与克明相去不远。至《紫骝马》条下，引冯惟讷《诗纪》之说，则嘉靖中书，元人何自见之？其由明人重刻，臆为窜入明矣。^④

①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第1710页。

③杨守敬：《日本访书志》。

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5150页。

四库馆臣所见并非元刻本《古乐府》，提要所称《临高台》条即不见于元刻本。而且“《紫骝马》条下，引冯惟讷《诗纪》之说”亦不当，元刻本《紫骝马》下引并非据《诗纪》，而是据《乐府诗集》，是冯惟讷《诗纪》借用了《古乐府》或《乐府诗集》之说。

《古乐府》对《乐府诗集》有借鉴，但绝非照抄。明杨慎《升庵诗话》评《古乐府》曰：

陕西近刻左克明《乐府》本，节郭茂倩《乐府诗集》，误字尤多，略举一二。如《读曲歌》云：“逋发不可料，憔悴为谁睹。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宽几许。”逋发谓发之散乱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发”，何解也。今据郭本正之。又《乌栖曲》云：“宜城醖酒今行熟。”醖酒，重酿酒也。不知何人妄改作“投泊”。醖酒熟则有理，“投泊”岂能熟也？虽郭本亦误。按《北堂书钞》云“宜城九酝酒曰醖酒”，并引此句。^①

杨慎称“陕西近刻”，定非元刻本《古乐府》。所举《读曲歌》和《乌栖曲》中的误字，亦非明刻本臆改，实则元刻本已然。误字的优劣暂且不论，杨慎所举两例正说明了《古乐府》借鉴《乐府诗集》而又不尽然的事实。

《古乐府》收诗分类中与《乐府诗集》差异最大的是其所列“古歌谣辞”一类，《乐府诗集》未强调“古歌”，但列“杂歌谣辞”类。“古歌谣辞”所收多见于《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但亦有《五子歌》、《子产歌》、《庚癸歌》等为《古乐府》独录。元刻本中的“乐府凡例”其一云：“乐府之名虽始于汉代，然其声调盖源于舜禹君臣之赓歌，实三百篇之末流也。故上溯击壤、康衢歌谣，以迄于隋，庶几善歌者可以知其音节之一致也。”元刻本“乐府凡例”乃左克明自作，此言揭明了《古乐府》一书辑录诗歌的特点。正如季锡畴所说，《乐府诗集》和《古乐府》“一考其流，一溯其源也”。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①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885页。